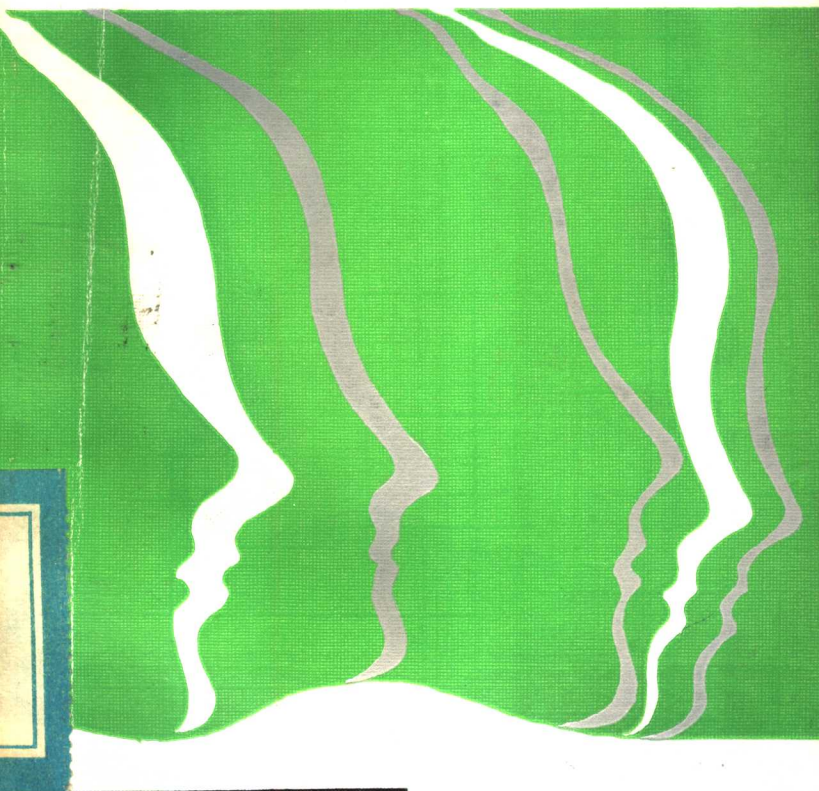


青春剪影

陈 佐 洱



福建文学创作丛书

青春剪影

陈 佐 洱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青春剪影

陈佐洱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三明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6 3.7777印张 5插页 57千字

1982年10月第1版

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3,700

书号：10173·337 定价：0.50元

愿你走自己的路

——陈佐洱《青春剪影》小序

何 为

陈佐洱同志的散文集《青春剪影》编定后，送到我这里已有多天，他希望我在书稿清样前写几句话。这固然出于作者对我的信赖，实际上却给我出了一个难题。

我向他告白，我的书从来不请人作序，也从未为别人的书写过序言。我历来认为，作品靠本身说话，由读者来判断，让时间来检验，序文是未必需要的。

随着年事渐增，近年来自知这种看法不免失之偏颇，其实我是很喜欢读这类文章的。序跋作为散文的一个品种，仍是作者和读者心灵交流的一种亲切文体。于是我先为自己的一本书写了一篇近乎独白的长序，现在又不能不为朋友的书写序文，也有想借此提倡散文之意。不过我仍然坚信，任何写在序跋文字中或褒或贬的话，都不可能影响作品自身价

值的高低。我这一看法，恐怕是很难更变的。

我和佐洱相识迄今逾十七年，其间又在同一省内度过了风雨狂虐的十年，在我是饱经沧桑，而他的青春岁月里，也有一段崎岖的经历。记得初次相识时，佐洱刚从大学毕业不久，其后任中学语文教员多年，现在则主持一家青年刊物的编务，工作是勤勉奋发的，也很出色。我们是客居他乡，见面时常用上海话聊天，感到甚为亲近。他很周到，隔些日子总来看我一次，小坐片刻，谈谈别后起居，不一会就起身告辞。他总是那么文静，又很谦虚，说话时显得拘谨，仿佛初次见面的时候一样。其实，他是一个善于谈吐，很有组织能力的活动家，在社会上公开的场合是很活跃的，而我则是在这几年才对他有所了解，可见了解一个人是多么不容易。

除了孜孜不倦从事儿童文学的写作以外，佐洱一直致力于散文创作，上下探索，四方涉猎，乐此不疲，忠贞不二，这正是我引为知己的一个重要方面。佐洱对我们伟大的时代和现实中新鲜事物是很敏感的。有时在谈天中就社会上某些不正之风，发为不平之鸣，也是源于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社会制度的崇高理想。他善于在纷繁起伏的生活大海里汲取创作素材。他热爱大自然，力求把大自然的美，融合在他的作品中。读他的作品，有一股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，从而形成佐洱散文的一个特色。书名

《青春剪影》，也可说是作者自己的青春剪影。

在灿烂的中国文学史中，散文是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渊源的。环顾世界，中国的散文可谓得天独厚。“五四”以来的新文学发展中，散文占有辉煌的一页，佳作如林。建国后的散文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，尤以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为盛。然而几经兴衰，时至今日，倘同其他的文学样式相比较，在繁花似锦的近年文坛上，散文反而给人一种黯淡之感。这种现象很值得文学史家和评论家们加以探讨。

可是在福建的作者队伍中，热心灌溉散文之花（包括散文诗）的作者并不在少数，比起小说的成就来，福建的散文倒似乎略高一筹。偶读郁达夫佚文，有云：“我以为福建的文艺，同福建的特产资源一样，若要开发，希望无穷。”（注）真知灼见，信哉斯言。闽省确实有许多作者积年累月地在散文园地默默耕耘，然后向读者奉献自己栽培的花，即使不一定鲜艳夺目，十分出众，也足以令人愉悦。我为此深感高兴。在一串长长的名单上，佐洱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福建人民出版社将编印一套本省文学创作丛书，把几位散文作者的集子也编入丛书中，以期促进散文创作的繁荣，这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。我想，一本集子出版，就作者来说，是某一个阶段文

学劳作的标志，也是对自己作品一次小小的检阅。作者不妨退后一步，客观地打量自己每一张“手工艺品”，冷静地对集中在书内的各篇作一番审视，看看水平是否整齐，谋篇成章，是浅露抑或深湛，乃至字里行间，有无疏漏和不足之处。佐洱是聪明人，他一定懂得如何总结他的散文的存在某些欠缺和短处。

散文贵在精深，贵在独创。贵乎真切，贵乎自然。集众家之长，取百花精英，在思想境界上务求开阔深邃，在表现手法上突破一己的局限，在语言艺术上反复锤炼，不断写出更有情致、更有特色、更有光彩的散文，这应当是我们散文同行之间的共同课题。为此目的则须穷毕生之力。佐洱大概也不例外。我相信，读者将以鼓励和期待的目光，注视着每一个勤奋的文学劳动者努力前进的每一步足迹。

愿我们有更多的作者投身散文创作。

愿每个散文作者都能找到各自的文学道路。

愿佐洱也能坚持不懈地走出一条自己的路。

一九八一年十二月

(注)郁达夫《对福建文艺界的希望》，原载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《福建民报》副刊，一九八一年《榕树文学丛刊》第三辑散文专辑重刊。

目 录

第一辑 青春剪影

- 万绿丛中万里行 • 3 •
爱情之歌 • 18 •
武夷山下一颗明珠 • 28 •
青年富翁翁西应 • 38 •
最高的奖赏 • 47 •
舞会之后 • 57 •
微笑 • 61 •
拂晓 • 66 •
爸爸，不要吸烟 • 68 •
福桔上市的时候 • 72 •

第二辑 阳光雨露

- 鼓山高耸闽江头 • 77 •
小白花记 • 82 •

后田行 • 88 •

来客 • 93 •

第三辑 武夷山涉猎

大竹岚纪胜 • 101 •

猎熊 • 106 •

打虎 • 113 •

射野猪 • 119 •

抚鹰 • 127 •

青春剪影

第

一

辑



万绿丛中万里行

“我愿终身遨游绿色世界，叫大自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多献财宝！”这是共青团十届中央候补委员李振宇书信中的一句誓言。

终身——人的一生的最大时间极限。二十五岁，正值青春期，却早已立下大志：要在苍茫无际的绿色植物世界中刻苦学习，认真探索，献身于祖国的科学事业。

一九七八年春，中国科学院决定破格选拔他当植物研究所的研究生。这是党和人民的培养，也是老一辈科学家一次令人瞩目的发现。

“少年见青春，万物皆明媚。”喜讯传来时，闽西北的建宁县沸腾了。人们热情欢呼，奔走相告，谈论着青山深处竟出了个研究生的“奇迹”，人们也关心着他的前途，愿意从他的理想和实践得到启发和鼓舞。

“他是谁？就是福州来的小‘植物迷’吗？”

“他坚持科研十多年了？走过绿野征途一万里？”

“他真的采集过六千多号植物标本，填补了我国植物典籍的缺漏？”

.....

是的，李振宇同志从小就是一名不平凡的探索者。他出生在福州市郊的一个劳动人民家庭。幼年就喜欢在田间、山野里游玩，兴致勃勃，充满了好奇心。上小学前，已能从十几种野果中辨别哪些可吃，哪些有毒。上小学后，在家里后院栽了二百多种草木，勤灌溉，细观察，简直爱草如命。

事情过去十多年。福州市新华书店的老营业员还记得，文革前有一个个子不够柜台高的少先队员，常来翻看植物学的图书，但很少有钱买。西湖公园和八一苗圃的老园丁也还记得，那时每逢星期天，总有一个红领巾在花草树木间东张西望，徘徊不去。

十三岁那年，他进了福州十九中。一年级的新生，居然能够讲述一些植物分类学的基础理论知识，独立采集和制作一些有意义的标本了。但就在这时，爆发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不久，他便到建宁去插队。武夷山下，南望就是清流、宁化，都是当年风卷红旗的去处。在那路隘、林深、苔滑的地方，

他象一粒埋入沃土的种籽，迅速生根、发芽、成长起来了。

**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傍晚，建宁
县正北方三十五里的横口生产队**

火红的云霞层层迭迭，高挂西天。四环山色，一片夕照。人们从一天的兴奋和忙碌中逐渐静息下来。福州来的首批知青，也在一座结构别致的用杉树皮铺顶的新屋里安下了家。村子里炊烟袅袅，为他们准备着第一餐派饭……

忽然，一声声急促的叫喊自远而近，只见老贫农丁大爷在泥泞道上迅跑，吆喝社员们赶快去找人——一个新来的小知青失踪啦，周围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了。大伙儿纷纷点起松明火把，用手掌围着嘴唇，边走边呼唤。这种亲切的呼唤，在奇形怪状的群山剪影里，传来了雄浑有力的回声：“李——振——宇！”

丁大爷连续盘问了几个苦着脸的知青：“你们什么时候不见他的？”

“下午。一撂下行李，他就上山去了。”

“当真上山去的？找什么呢？”

“你们不知道，”有所了解的同伴插嘴说：“他是个迷透了植物研究的‘植物迷’呀！”

“哎呀！归里（我们）山里有熊、豹、豺、狼。碰上就没命啦……”社员们七嘴八舌。越谈心情越紧张了。

正在这时，一个眼尖的姑娘，发现东边山脚跟晃来一条人影，忙指着喊：“瞧，是不是那个‘植物迷’回来了？”

丁大爷领大家迎上前去，深深地舒出一口气。欢跃的松明火把吱吱直响，村里人好奇地端详着一张疲惫而不失稚气的脸庞：浓密的黑发，剑一样的眉毛，嘴唇边已经长出淡淡的胡子，那对惹人喜欢的乌亮的眼睛里，有歉意，也有天真的笑意，可是又渐渐露出了惊慌。李振宇不知所措地解释道：

“我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森林，走进去了，就想多看看。天黑得快，迷路了……”

“嗯，没吓着吧？”丁大爷未加批评，关切地问道。

小伙子连连摇头，眼神的疑虑、不安一下子变成了感激。他握住老贫农的手：“我在林子里找到了一条泉水，顺着它滑过几个山坡，终究走了出来。老远听见你们的叫声，看见你们的火把，实在高兴！”

丁大爷不禁笑了，重重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：“嗯，是一只鹰呵！”

李振宇也笑了。他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，

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株青草，高高兴兴又小心翼翼地捧给大家看：“这是茅膏菜，会吃虫子。我在福州的时候种过，还喂苍蝇给它吃呢。我们中国有几十种捕虫植物，全世界有四百五十多种！”

借着火光，人们争看奇怪的茅膏菜，它长着半月形的叶梢，叶面盖着密密一层腺毛，分泌出来的粘液能捉住停留在上面的小虫子。

“呵，‘植物迷’名不虚传哩！”

“嘿，这个福州来的知识青年倒是找对了安家的地方！”

人们乐观、无拘束的说笑声不时轰起，飞过山村，传得很远。

一九七五年三月二日以及一
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天，饶山

这时的李振宇，已经不会迷路了。九年来，他经常穿越茂密的灌木林，翻越迷蒙的大山，在湍急的溪涧中涉水前进。他不是行吟诗人，但在茫茫绿野的探索中，心里常常充满了诗意和激情。他相信：前方，正要攀越的山路上，一定还留着毛主席、周总理、朱委员长和工农红军的足迹。古人说：“十步之内，必有芳草。”那么，新的标本一定会探出头来招手……

海拔一千八百五十三米的饶山，是武夷山脉南端第一峰。南北两坡地形复杂，山上山下温差悬殊，长满了北温带的各种野生植物。李振宇简直把它当成童年时自家后院的那块“宝地”。

他调离农村，到县农械厂当铸造工不久，就向饶山进发了。这时，关于我省野生黄连的分类地位和生物学特征的学术问题，正苦恼着他。以往的许多植物资料，认为福建野生黄连是属于正种。但近年来邻省接连报告说，它们的野生黄连都属于短萼。明确黄连的分类地位，对提取它的药用成分是很有意义的。要知道，一克黄连硷溶化在二十五万倍的水里，还能使水的味道苦涩无比呢。

星期天的清晨。满路山樱花，石崖兀，青苔润，饶山畅开胸怀，迎接远道而来的青年探索者。走石板路上山吗？不行，黄连是常用药材，长在路边的，早被采走了，只有到人迹罕见的野林幽谷中去寻找。

白云苍山，朝寒瑟瑟。密林里到处是蒙络摇缀的青枝翠蔓。可以看到许多书本里曾经见过面的老相识：高大的合抱粗的是柳杉，本地人误会了，叫它水杉或红杉，拉丁语学名叫 *Cryptomeria fortunei*；哈，这是交让木，本地名叫虎皮楠，拉丁语叫 *Daphniphyllum glaucescens*；它们都属于常绿乔木……他踽踽独行，翻阅着脑子里的“活字